儀顧堂集

儀顧堂集卷三

歸安陸心源譔

李廣論

古之所謂名將者必其仁足以撫衆智足以料敵勇足以禦侮義足以著節而後可以成非常之功垂無窮之名非苟焉僥倖以成功者也史記之爲李廣立傳也著其爲名將而惜其數奇後人亦多從而和之以愚觀之廣蓋不仁不義無智無勇之人安得爲名將乎哉何則廣以衛尉爲將軍爲單于所生得則無勇霸陵尉以怨

而被誅隴西羌既降而詐殺則不仁爲漢驍騎都尉而私受梁王印則不義身爲大將昧於輿地至迷失道則不智不仁不義無智無勇而可謂之名將乎哉且夫廣之受任不爲不重矣七爲太守四爲將軍其爲太守也上郡則得之中貴人之口而已北平則徒有飛將軍之號而已上谷雲中隴西北地碌碌無足道其爲將軍也伏馬邑而無功出定襄而獨無功出雁門而大敗出東道而又幾於敗爲將若此可謂無復人心者以司馬穰苴之法論之擅斬固誅失律亦

誅殺降固誅懷貳亦誅慢令固誅負恩亦誅廣之所謂名將者果安在也史公欲爲之辭而不可得於是創爲數奇之說以眩人果爾數不奇則雖白面書生紈絝子弟寄專閫而可以成功數奇則雖節制如桓文仁義如湯武亦不能取勝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史以廣行無部曲行陳未嘗遇害爲稱則尤謬甚易曰師出以律苟子曰秦之銳卒不可當桓文之節制節制不明而可以取勝者未之有也廣之無功亦正坐此史公反以爲美談何其謬邪且爲將無赫赫之

功僅曰未嘗遇害而已則世之巧於避敵者皆得爲名將矣烏乎可雖然史稱廣得賞賜輒分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固非慳於財者後之爲將者不恤士卒之苦又從而侵剋之迨乎所向無功亦藉口於數奇之說此又廣之罪人也夫

張釋之不拜嗇夫論

張釋之爲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上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對曰夫絳侯周勃東

陽侯張相如言事雖不能出口而皆稱長者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陛下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也上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君子曰釋之可謂知大體矣雖然其識則是也其言則非也夫所患於利口捷給者為其徒能言而實不可用也今嗇夫之才可用與否釋之蓋不知也惟以其能言而逆斥之夫嗇夫居上林而因知禽獸之數其意非為天子之問欲以言語取上知也無所為而能之其才宜必有過人者而釋之乃謂利口不

可用夫以才者爲利口則是尉之居位而曠其職者反得稱之爲愿謹矣而可乎且釋之以勃相如爲言亦非也勃相如爲天子大臣輔天子平治天下宜持大體去小察非嗇夫下吏比也勃嘗與陳平見上上問天下決獄錢穀之數勃不能對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苟非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對曰陛下不以臣駑下使備位宰相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上稱善夫宰相之無專職以有有司在也使有司皆效宰相之所

爲則天下殆矣尉官上林主禽獸而不能舉其數其失職則甚矣豈勃相如比乎且人主之治天下其道在用人得所而已如使才者以能言見斥不肖者以充默得留則天下之有才者懼矣是猶宋人之求美玉也有鬻於市者責其不當眦玉棄而不顧夫責其眦玉可也遂疑其玉不美不可也釋之之言何以異於是故失一嗇夫不足惜使天下之士聞之皆以有才爲戒而以泄沓充默相尚則其爲失大矣釋之於是時誠使嗇夫暫守假職以察其行能治狀旣白然

後官之否者斥而退之則上無失人之患而嗇夫亦不得倖進今釋之言不及此吾故以爲非也雖然釋之之意非爲嗇夫也夫文帝賢主也然而倖臣鄧通趙談之屬猶接踵而並進今又以嗇夫能言而官之彼世主之賢不皆如帝也苟以一言之善進用其私人如嗇夫之比其害豈不甚哉故因其端而逆折之不使後世得所藉口此釋之之意也釋之可謂知大體矣

招撫長興難民充兵議

浙西三府之民以湖郡爲强以湖郡而論長興

爲强自甯廣失陷長興當其衝屢挫屢勝殺賊無算八都岭西川岭東川岭三處尤爲長興之巨擘自前年三月以後該逆屢次環攻無不挫衂現八都岭雖以力竭不守而丁壯之突圍逸出者甚衆也其房屋廬舍皆爲灰燼老弱婦女盡化碧血舊歲之旨蓄以荒蕪而本無今歲之蠶絲以蹂躪而又絶殺人是其習慣器械無不隨身卽使賊氣速退尚有走險之虞若復浸淫日久洶洶者其能帖耳而待斃乎然則爲今之計將柰何惟有借募練爲撫卹之一法蓋天下

之事拂人所欲則甚難因勢利導則甚易長興民團奮勇敢戰百折不回夫人而知之矣然當未經蹂躪之時欲募之入伍彼方有室家之累田廬之戀雖以重價雇之萬萬不能得令也進則無力殺賊退則無以養身召募之令一下無不爭先恐後擬請人日給米一升銀五分擇其壯健者入伍而以智謀有望之士統之調赴省城加意訓練在國家月費不過三萬兩即可得精兵萬人在該民人等虎口餘生救死不暇而得此厚廩當無不樂於效死豈非一舉兩得乎

若果行此有四利焉人皆土著心盡馴良與賊不共戴天可無變心之慮與民皆系同里更無仇殺之虞一利也人皆百戰之餘賊之伎倆是所習見其膽既壯其氣易伸斷不至若市井烏合之衆聞風先遁二利也每人月給米三斗銀一兩五錢計募兵萬人月費不過三萬兩較之募勇他省費省倍蓰三利也現探得竄據長興賊匪頗多土人在四處散布謠言希圖蠱惑不逞之徒無處謀生難保不鋌而走險此令一出可杜從賊之心國家多一精兵即賊匪少一裹

脅四利也或者曰今省城兵勇約萬餘人尚慮餉糈之不足若再加募練經費將從何出則應之曰招他省勇一可以招長興勇三而長興人之强亦未必弱於他省之人況乎以本省之人守本省之城則情形熟所與來者非其父兄即其親戚則情意洽人皆屢經戰陣又可任意挑選則技藝精如果訓練有成他省之勇可以撤回非但可增兵兼可以省餉尚何不足之可慮乎惟軍營規矩非其所習當即申明號令信賞必罰使知軍令森嚴不可踰越以成節制之師

斯何難化難民爲勁旅乎昔李德裕帥蜀立雄邊子弟總十二軍聲威震於西南馬燧鎮太原慕厮役數千教之戰數月遂成精卒此皆承衰敝之後因勢利導轉弱爲强之法也

籌復湖州議

江浙列城今已以次漸復惟金陵與湖州未下金陵爲賊老巢城大而堅固也湖郡彈丸之地猶負隅不下者何也請先陳湖州之形勝而後效其策湖郡在羣山之中而又四面拒水城壕之外環以大溪深濶十餘丈名曰龍溪大溪之

外大小河港層遞環繞惟西面河道較少陸路可以直達廣德東南北三面非舟不通若由陸路進兵則道途阸陿僅容數人且處處皆斷路路可通若由水路進兵則港汊紛歧易於中伏此圍之之難也至於攻城之法不外仰攻與俯攻而已今欲仰攻則附城地不盈丈雲梯未易施也欲俯攻則掘地三尺卽見水地雷無所用也此攻之之難也故明初張士信據湖州三年而後克之及咸豐十年趙中丞景賢等倡義城守三次被圍而後陷雖曰人和亦由地利有以

使之也今湖城餘逆數萬其中悍賊尤多皆身經百戰之餘恃其形勝非智窮力竭必不肯舍而他去爲今之策蓋有三焉一軍由杭州出菱湖以攻其南一軍由蘇州出太湖以攻其北一軍由平望出南潯以攻其東開西面一路勿攻伏一軍於長興之泗安山中伏一軍於安吉之獨松關左右然後以淺水火輪舟數艘由上海直抵湖州東門一日可至然炸礮擊之出其不意賊必驚亂亂則必遁遁必西竄不由獨松竄於潛必由界牌竄甯國縣境伺其過而擊之城

可復賊可殲此上策也若以水師南據碧浪湖西據楊家莊東據昇山北據龍溪以陸兵東據毘山南據峴山北據仁王山西據康山層層合圍處處進逼賊進則無所逃退則不得食勢必內亂非相率乞降亦餓斃耳雖然爲此策者非用兵多而爲日久不能也此中策也若既不能近攻遠伏以蹙之復不能密圍緊紮以困之或以偏師擾其一面或以多軍據其四鄉佚計窮食盡棄而他遁幸而成功則已不幸而師老力疲死灰復燃不可不慮此下策也夫湖州雖隸

浙江而與蘇常俱有唇齒相依之勢蓋北面東面均與蘇常接壤西面接壤安徽惟南面與杭州相連故以浙師攻之不如以蘇師攻之之爲順況湖州一日不復浙江固不能一日肅清而蘇州之西路亦不能一日撤防擬請

飭令江浙兩省督兵大臣會師進勦一則存功不必我成謀不必己出之量一則存見義必爲當仁不讓之心如是則不過百日可以必克然後移蘇州之師併力金陵移浙江之師搜除江閩則大江南服即可奏肅清矣謹議

擬復漢儒賈誼從祀議

所貴乎儒者貴其修身齊家推之足以治國平天下非僅講說章句空談性命已也漢儒承秦滅學之後抱殘守缺不爲無功其能推本仲尼之學卓然著於世用者董仲舒之外賈誼而已唐開元中從祀孔子廟廷宜也明人不考本末妄爲高論黜其從祀使祀於鄉非天下萬世之公議也 臣 謹案漢儒劉向曰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先臣翰林院庶吉士全祖望西漢經師

從祀議曰賈生明禮樂言王道當文帝時以一儒獨起尤爲有功侍講學士盧文弨刻新書序曰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隋唐志俱同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拔貢生汪中新書序曰劉向敘左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誼生固荀卿再傳弟子也其學長於禮其所陳立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之舊典仲尼之志春秋經世之學在焉蓋

仲尼既沒六藝之學其卓然著於世用者賈生也傳曰僃先王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賈生有焉班氏敘梁捍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於經國體遠既明列其功而不詳其學之所本是以表而出之若夫五餌三表泰穆用之遂霸西戎而中行說亦戒匈奴則既有徵矣謂之爲疏斯一隅之見也漢世是書盛行於世司馬遷劉向著書動見稱述孝昭通保傅傳則當時以教冑子傳職保傅連語輔佐胎教戴德采之禮篇之文載在曲禮今二書並尊爲經而是書傳習蓋

寡道之行廢豈命也歟郎中姚鼐論曰太史公謂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術顯世多疑之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髖髀之所非斧則斤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剄之所以爲安全也斧斤乃取譬耳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申商之所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薄特患不能用其長耳賢者視其君之

資而矯正之不肖者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和而不同豈若公孫宏匡衡之徒雖名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臣謹案經典敘錄曰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是則生固孔門七傳弟子也讀孔氏之書不囿於章句當文帝崇尚黃老之世獨能明禮樂言王道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歟觀其痛哭陳書

洞中時弊略見施行已收明效其政事不在漢儒諸葛亮唐儒陸贄之下保傅傳職胎教等篇誦法先王深明禮教其言禮不在漢儒后蒼宋儒張載之下弔屈賦鵩賦旱雲賦諸篇忠君愛國一出於正蔚然詩教之宗其文學不在唐儒韓愈宋儒歐陽修之下夫洛閩之徒尚有所長宋元以來無不列於兩廡誼學本孔門政事經學文章又卓卓如此反為明人所黜非古今之大憾乎劉向漢之大儒於誼推服甚至全祖望盧文弨汪中姚鼐乃今之通人其序論足以祛

明人之妄而執其口西漢體用之儒自昔並稱賈董董仲舒固無間然賈誼理宜並祀　臣　奉職外寮不應議禮敬序次前人之說參以末議著之於篇以備採擇謹議

擬顧炎武從祀議

聖人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各以所聞相授受其弊也沈溺章句大義茫然至五季而其弊極矣宋儒出而聖人之道復明程朱之學由博而返約自粗以及精體明矣必達之用經通矣必修之行其弊也空談心性不求實學甚則以

聚徒爲市道以講學爲利階至明季而其弊極矣顧炎武出而聖人之道復明炎武不爭壇坫不立門戶其學一以朱子爲宗深然胡世甯陽明多一講學之言在華陰建朱子祠以示趨向嘗謂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乃墮於禪學而不知其與人論學書曰所謂聖人之道者曰博我以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閒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

於我矣反身而誠士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談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又曰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埽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太平之治而無益者不談其於盡性致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空虛之論炎武之自述

其所以爲學者如此大哉斯言雖聖人不易矣
生平耿介絶俗尤篤於忠孝大節毋王遺命戒
以勿仕遂屢聘不出自以曾受明職嘗六謁孝
陵六謁思陵以申其故國之悲病明季學者入
於狂禪因取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
言而折衷於朱子曰下學指南屢觀諸史明實
錄以及天下圖經說部凡有關民生利害者隨
錄之爲天下郡國利病書又曰知錄三十卷尤
爲生平精詣之作自言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
事躋斯世於古治之隆而未敢爲近人道也臣

竊謂漢唐以來儒者或精訓詁或明性理或工文章各得聖人之一端若夫經行並修體用兼備求之往昔代不數人

國初諸儒惟炎武可以當之

皇上中興以來豐功偉烈半出名儒蓋炎武有以開其先也或者謂炎武明室遺臣理宜避忌

臣謂明臣黃道周負隅屈强抗我顏行故儒孫奇逢助守容城曾擘螳臂我

宣宗成皇帝特允禮臣之請從祀孔子廟廷炎武雖抱不仕之節實為

盛世之民伏讀

國史儒林傳列於諸儒之首

欽定四庫全書收其著作甚多儒者自全其高

節

聖世廓然而大公列之祀典夫何疑焉謹議

擬毀湖州沈約祠議

德貺廟在湖州府城吳文帝廟之左祀梁沈約宋崇甯中賜額沈爲湖州著姓俗呼地主廟不詳建廟之始見談鑰吳興志官吏春秋致祭相承千有餘年莫有議其非者臣謹案禮記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災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恭讀大清會典忠孝節義則以祀崇德報功則以祀鄉賢名宦則以祀攷齊梁二書約之始進也以文學及其大用也以佐命生平無功德之可稱梁武之篡約首導之齊和之弑約實主之論其學則詞賦之末也論其人則弑君之賊也其祀之也爲崇德乎爲報功乎爲捍大災禦大患乎求之古禮準之今制無一而可者也且夫祀有功所以崇報前烈祀有德所以矜式後人以約

爲矜式是長亂也是導逆也是長浮華而隳實
行忍後生末學尤而效之尚有德行之儒忠義
之節乎伏念我
高宗純皇帝彰善癉惡度越前王於前明死節
諸臣雖抗我顏行均錫以美謚
勅建昭忠之祠於前明背主諸臣雖效順
本朝亦追削謚典特編二臣之傳誅奸邪於既
死樹名教之大防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至矣
約幸而不生於明季否則恐不僅削謚而已而
顧儼然廟食於光天化日之下可乎或者謂正

統中陳隶中德旣廟碑云故老相傳昔有越寇至城下休文在圍城中作巨草屐遺善偵者出軍中貨之驚以爲神皆遁走似有當於報功之典臣以爲此無稽之談也梁之距宋五百年宋之距明又幾五百年宋談鑰志不載圍城事千餘年後忽傳於故老之口其無稽審矣況攷約生於宋元嘉十八年卒於梁天監十二年宋梁之際湖州未嘗有越寇尤其明證也夫河伯有婦拾遺有夫吳鬼越機豈足據爲典要臣曾司風憲志在嫉邪坐使亂臣賊子攘竊犧牲雖屏

處田園欲默不忍竊以爲沈約祠宜與淫祠並

毀以仰副

聖世扶植綱常之至意謹議

儀顧堂集卷三終

儀顧堂集卷四

歸安陸心源譔

上吳子苾閣學論國朝古文書

前蒙賜書獎飾逾涯至以班馬韓歐相期許愧何可言愧何可言源少而不學長喜爲詩古文辭然祇以自適其意而已不敢妄擬古人也閣下不以爲不肖又從而譽之過矣至於國朝諸家文集之得失亦嘗博觀而涉其涯涘矣旣辱下問請略爲左右陳之今衆所推古文作者前則勺庭壯悔堯峯後則望溪惜抱求其

可與八家抗衡者勺庭氏而止爾然猶不免於體下其餘或失不勝得或得失半或得不勝失綜而計之約有三等崑繩之文厲從老泉入其失也肆竹垞之文古從曾王入其失也局望溪之文厚從歐曾入其失也窳惜抱之文潔從歐柳入其失也柔子居之文堅從秦漢入其失也矜若柯之文贍從曾王入其失也薄海峯之文峻從韓蘇入其失也冗此皆失不勝得者也南雷之文從劉源入其出也似廬陵其失也率湛園之文從潛溪入其出也似歐似曾其失也支

堯峯之失毗於惜抱而加狹雪苑之失毗於崑
繩而加浮穆堂之失毗於望溪而加宂梅崖之
失毗於海峯而加俗亭林之樸勁躬菴之雄壯
其美不同而怒幾於罵則同也巽之之學賈大
紳之學荀其美不同而學而未至則同也牧齋
之俊逸謝山之宏肆其美不同而時涉粗雜則
同也二林之明暢臺山之古勁其美不同而好
闢禪語則同也此皆得失半者也至若生甫左
海之於昌黎愚山青門之於柳州少渠轂石石
莊邦士午亭椒園之於廬陵鶴舫潛菴在陸春

融貫一之於南豐六雅遯菴三魚改亭之於東坡小硯碩士鱸江淵甫之於震川或不專力於文或專力於文而力不逮故所得不如所失也隨園之文最爲流俗所喜其破律敗度夫人而知之矣然於南豐所謂智足以達難知之意文足以通難顯之情蓋無愧焉蓋古文有理有法理明而法不足以文之則弇鄙而不辭語錄之文是也法立而不積理以出之則放誕而無止策士之文是也是數十家者於古文之理法講之熟矣特所造有至有不至耳愚淺之見如此

閣下倘不鄙而教正之幸甚

上徐樹人方伯書

昨午晉謁仰蒙諄諄下問不揣愚鄙冒昧瀆陳罪何可言然槍匪之稔惡尚未有盡上聞者請得而略陳之槍匪之初起也不過護衛賭場而已愈聚則愈多愈多則愈橫始而胥役得賄徇庇繼而官吏莫敢誰何而訛詐之端開矣衙署之陋規既絕劫殺之案牘屢聞於是有思治之以法者而拒捕之事起矣彼既知官之不足畏又欣於利之有可欲諸凡迹近叛逆之事無所

不爲始而賭輸無歸者死繼而求索不遂者亦死矣始而白晝行船者刼繼而鏑鍵深藏者亦刼矣不甯惟是糾衆抗糧從中加派招納亡命遍於東南光天化日之下不遑若此一旦有事乘間竊發江浙之害將有不忍言者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今之情形何以異是此君青中丞所以日夜憂思而屬源布置者也惟是此類雜處兩省四府交界之間地勢犬牙相錯非但一府一縣之力所不能治卽一省之力亦有所不能及此急則竄彼彼

急則竄此賢者有越俎之嫌不賢者方且以苟安爲得計太公有言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兩葉不折將用斧柯爲今之計惟有兩省同心協力勦除之法擬請兩省會調水陸兵各一千以素有威望之鎮道統之駐紮兩省交界地方以壯聲威而寒賊膽其守令悉擇賢能强幹者任之俾各募勇數百名假以便宜協同勦捕各搜其境卽各堵其境官兵之力所不能及則以守令佐之守令之力所不能制則以官兵助之務期毋分畛畡草薙禽獮而後

已蓋匪類皆亡賴游民甘心作賊與裹脅者不同若僅誅爲首餘許自新此輩狡詐爲心凶戾成性恐大兵一退死灰必至復燃前功必至盡棄愚意以爲今日少殺一人他日必多殺數百人今日卽枉殺數人他日可免枉死數百人斷不可姑息了事也廖令宗元強幹可任事左牧仁前令震澤豪強斂迹已函致君翁卽調署震澤矣附及

上倭艮峯相國書

違侍春風又更旬月伏維起居萬福前者侍坐

之頃論及亭林學問中堂以爲用多體少微有
不滿之意惟源以風塵末吏蒙中堂不鄙其狂
愚引而進之同志之列若依回隨和不就其生
平趨向之故一陳其愚是所謂言及之而不言
也夫何敢伏念源幼而志學卽以朱子爲宗長
讀中庸注序遂遍涉朱子所著書泛覽於經史
百家返而證之朱子之書始知朱子之學無所
不通無所不貫乃知世俗之所云宗朱者皆非
也甚至佔畢之賤儒稗販語錄巧宦之鄉愿掇
拾大全亦自號宗朱而詭託於中庸源深病之

思大聲疾呼以救其敝也久矣亭林先生不立
壇坫不爭門戶其才足以撥亂而反正其行足
以廉頑而立懦其學一本朱子而痛斥陽明竊
以爲朱子遠矣亭林先生雖不及見妄不自量
附於私淑之義焉至其教人以博我以文行已
有恥二句爲準尤足以持時局而正人心蓋方
今人材之不出由於人心之無恥人心之無恥
由於士大夫之不悅學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夫曰穀則非貪贓枉法之謂也凡不
能進賢退佞安上治民而徒以小廉曲謹安常

習故爲容者皆恥也或以卑鄙庸劣當之則淺之乎視恥矣此行已有恥之說也孔子曰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孔子周人也而三代之禮皆嘗學之則生今之世者必上究千古安危之故近考

本朝制度之詳而後謂之博也或以訓詁詞章當之則淺之乎視文矣此博我以文之說也若夫日知錄所言文集所論有不可通行者蓋瞎明季之弊而有激言之在學者善擇之而已源才質駑下未能異於常人獨謂儒者讀書談道

必期宏濟時艱乃爲不負所學亦嘗狥其虛名兩佐幕府雖無尺寸之功幸免隕越終於學無師法未敢自信伏維中堂當代儒宗濟時良相幸得同時竝世又不能敝屣一官歸其身於左右以變化其氣質而陶就其不才嫌何可言歟何可言附呈籌復湖州議一首伏祈留意幸甚

復孫琴希觀察書

琴希先生閣下承示高弟王君校刻杜清獻集俗冗未得細讀頃從吳中歸舟中翻閱一過具見拾遺補缺用力最勤惟清獻原集久佚不傳

此本不知何人所編嘉靖中黃尚書縮刊行之遂傳於世有黃序及符驗跋似宜附刊集後存其刊刻之功原本以四言古詩居首一爲三月某日有感而書一爲和詠齋題小亭一爲耕甫歸書約信二字爲別今本無四言古詩其刪之邪抑所見本本無之邪送趙寬堂五古本二首送耕甫弟赴補祗一首耳今誤以送耕甫弟赴補之下半首我嘗評京華以下爲送趙寬堂之第二首而以送趙寬堂之第二首列於送耕甫弟上半首之後急宜改正以復其舊卷七乞招用

邊頭土豪劄不思備禦以下脫一百七十二字
其職以出臺以下乃端平三年五月奏事之下
半篇其上脫二百字卷八殿院奏事第一劄凡
今之所陳奏以下脫八十七字其今可行以下
乃第二劄之下半篇其上脫六百七十餘字蓋
王君所見之本卷七缺一葉卷八缺二葉遂誤
連爲一若不改行格後人猶易推求行格既改
輾轉承譌必至如太平治迹統類有不可句讀
之恨矣卷十三相位條具十二事疏繩贓吏甚
嚴下脫蓋其毒民害國莫比爲甚監司之職所

以廉察吏治凡二十字想傳鈔時脫一行耳缺葉誤連之弊明安國刻諸臣奏議鶴山集容齋隨筆乾隆時排字本元名臣事略均有此失益信刻書之難善讀書者之尤難也前由蔡通守處寄上篔窗集想登青覽求借蒙川遺稾計送在途薛浪語集渴思一讀刋畢望早惠一部爲盼初寒伏惟珍攝不具

覆施均甫觀察書

均甫尊兄閣下頃拜手書敬悉一是十餘載離悰數千里筆札感今念舊情溢乎詞欣慰無量

比維令聞洋溢勛望日隆誦誦弟閩中之行本
是蛇足徒以故人久病專輪相逼重以簡書敦
促不得已違心一行在閩兩年却值內外多事
幾於衡石量書不遑暇食自問上不負
國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嘗誦盧九台成敗利
鈍聽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二語以自勉及奉
內召之信當即呈請交卸旋即陳情乞養以遂
初心不料貪夫餘恨未銷和帥又從而怒之歸
里二年被搆削籍所幸者俸廉之外公費不名
一錢地處要津未嘗引進私人附下罔上故忌

者雖百方羅織三列彈章坐以專擅不能加以惡名卽無沈文肅主持公道固無損我之素守也王半山辭官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事事欲其自明德不足以勝奸人人與之爲敵弟奏記大府請開闕𨢰缺公牘畧同斯旨亦可見脚根立定百折不撓之概矣年來循陔之暇專意著書與古人爭尋章摘句之樂不與今人競奴顏婢膝之容當道故人雖位居極品若非書問先來概不寒暄自達執事馳驅戎馬奮志名韁弟辟人若浼商賈自污窮達殊途出處異軌缺然

書札職是之由然亦無日不思君若渴也前閱邸抄欣知真除在卽所望懋尊主庇民之學堅鋤奸除暴之心爲斯民造福爲吾黨增光斯則故人所厚望耳則民孤女久已爲婺弟旣資其養贍近收其子於質庫梅村夫婦雙亡已囑梁詠裳茂才爲之料理葬事知念並及

復姚彥侍方伯書

彥侍方伯尊兄閣下昨拜賜書並大著石魚題記命爲攷釋寡陋如源何能爲役謹就見聞所及略陳一二未識有當萬一否劉忠順□□□

年知口州水邱無逸會官知隨州黃庶伐檀集
有哭水邱隨州無逸詩侍其瓘蘇州長洲人元
豐六年六月知邵州見通鑑長編二百九十家
世以武顯至瑋始第皇祐進士先世有名禎者
仕南唐歸宋爲監門衛大將軍祖憲官右侍禁
憲子泳泳子瑋瑋晚年以吳中貲産推贈同族
徙貫宣城瑋子鉉字希聲故澹山題名稱宣城
見葛勝仲丹陽集瓘當卽瑋兄弟行也王震字
子發見蘋洲可談大名莘人定國之姪文正公
旦之曾孫熙甯初興平尉六年爲中書習學公

事元祐中累官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見長編二百四十八四百八紹聖二年責知袁州行至蘄水疽發背卒曾南豐集前有震序又開封人王震字東卿宣和初爲太學官紹興初知元州移灃湖北而卒見陳簡齋集恐別一人費琦呂陶淨德集有墓誌王蕃字觀復青州益都人沂國之裔官閬中時多以書尺至戎州從山谷問學建中靖國元年自京師改官復入蜀會山谷於荆州見山谷題底柱銘後及蜀本詩集注山谷稱其文筆不凡樂府清麗書無俗氣窮而不

達仁達而不病義讀書學文必以古人爲師造次顛沛必求知義者爲友見山谷集三十外集九宣和壬辰必蕃再至蜀時所題也又吳興人王蕃字子宣宣和中官廣西提舉常平臨桂伏波岩龍隱洞均有題名恐非一人馮忠恕字貫道父理字聖先號東皋處士與尹和靖同學於伊川至必同處忠恕從和靖遊見伊洛淵源錄賈公哲賈公傑東平人祖昌朝父炎宋史皆有傳公傑宣和六年承務郎充陝西鑄錢司差遣見饒益寺賈炎題名鍾浚熙甯三年由知涪州

樂清縣以治狀入優等爲著作佐郎元豐中秘
書丞權將作監丞元祐中京西提刑紹聖元年
左朝請郎知湖州卒於任見李燾長編蘇魏公
集會稽掇英續集談鑰吳興志晁公遡紹興八
年進士隆興中通判靖康府學者稱箕山先生
見二百家名賢播芳大全目張維字仲欽紹興
八年進士乾道二年知靜江府提點刑獄見三
山志粵西金石略景定建康志福建通志作字
振綱宋人之字往往屢易無足怪者紹興二十
五年爲縣令隆興擢通判乾道爲知府時代相

合無可疑者張修厭次人紹興中太中大夫知
鎮江府曹詠之爲小吏犯贓修力庇之二十五
年以詠薦爲監察御史遷左正言累劾檜黨董
德元王瀹鄭時中黃兌等累官太常少卿宗正
少卿二十六年以左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
三十一年卒見繫年要錄又有毘陵人張修熙
甯三年進士下距紹興九年六十九必非一人
秦季櫄字宏父晉州安岳人紹熙四年進士嘉
定十七年九月除秘書少監寶慶元年正月兼
實錄院檢討官六月直顯謨閣知潼川府見中

輿館閣續錄蓋寶慶元年尚未去任也若再以各府縣志及宋人文集石刻攷之題名必尚有可得其仕履者非一朝一夕所能及也

上李石農侍郎書

客夏肅奉寸函并奉上徐氏筆精靈台秘院各一部想早塵典籤源今春因踐夙諾為泰岱之游勾留十日韋復一官而沐雨蒙霜頗覺征途勞頓言旋之後仰屋如故非拜賜書仰承殷殷勸駕垂詢北上之期俱見垂念故交不遺在遠感何可言惟源內度之身外度之世實有遽難

應召者請爲公陳之平生箸述已刻者無論宋詩紀事補遺於太鴻原輯三千家外增一千七百餘家未能攷得仕履者尚有百餘家急切未能付梓金石萃編補正約可得二百卷較之原書有贏無絀甫將就緒尚待勘校而改修宋史之稿正如滿屋散錢體例難定羣書校補刻成僅及三十卷其餘均待覆勘一行作吏此事必廢不甯惟是陶朱之術奔走在人操縱在已奉行失當贏者亦絀源粵裝無多凡今所有半由治生一入名場勢成遙制已成之局恐將隳壞

此源內度諸身而不能輕出者也方今要策首在自强當路諸公如李如張心存君國而承辦諸人惟利是視曰貪曰庸貽笑外國若論吏事因循欺飾日下江湖硜硜之性必成枘鑿此源所外度之世而不敢輕出者也以其出而貽小草之譏孰若處而全大瓠之素故雖夢繞觚棱仍復行遲薄笨知我如公何以決之玆寄奉抄成千頃堂書目檀弓史記疑問兩種計十七冊伏乞哂存

覆楊見山太守書

庸齋兄台左右敬奉還雲備聆壹是卽惟頤養安和東道自適爲慰執事杜門謝客坐視瞽纓弟敢不欽服高致惟聞鑪青到蘇執事過從甚數此弟所不能無猜者也循誦來緘始知傳聞失實敬知過矣他日重過金閶當詣元亭問字以罄濶悰至專錄原一時游戲之作終事覆瓿旣承殷然指正何敢不受盡言所以嘵嘵置辨者實疑執事有意督過耳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此柳下季之言也嘵嘵者易缺皎皎者易污此漢人之言也夫如是不爲君子則已欲

爲君子而欲求免於黜且缺難矣歷觀史傳或有大功而被搆或負盛名而遭錮如唐之衛公宋之東坡考亭其尤著者也我輩雖不逮古人然志節皎然問心無愧見忤權倖仰蒙高厚僅予投閒坐擁百城商量舊學視昔之投荒禁錮者不猶厚幸耶顧老兄不以官之有無爲戚戚也拙著三續疑年錄從前艸艸付雕疏於校對今逐條校正又補數十人謹以一部奉上專錄亦有大謬一句亦改正一并呈政惟進而教之

與楊見山太守書

膚齋兄台左右昨拜惠書深以弟前次到蘇未入季長之室爲憾弟疏放性成不以窮通改節游屐所至興盡卽歸然於執事則自有說去秋薄遊吳下懷刺登門知有竹林之遊詰朝請見閣下面告以例不答拜夫游戲不吝輕與而故人獨靳傾蓋已無解於晏嬰之善交若謂執事以含糊鎸秩便當仲蔚閉門豈弟以專擅削籍反應脚韡手版望門投謁耶此卽援執事之例以事執事無足責也承示富貴陽隧專引易林爲證非深於小學者不能鄙意以爲易林之陽

遂非卽周禮之陽燧周禮之陽燧又非專文之陽燧易林言逢時者甚多如逢時春艸鎡基逢時逢時遇主逢時得位鄉歲逢時逢時得當皆與下句文義連貫陽遂火鏡也見內則釋文火鏡逢時又何富且尊貴卽謂火鏡爲司烜所取見用王朝如祭祀之芻狗尊貴則可矣何富之有火鏡逢時如人之遇主猶勉强可通若曰火鏡富貴富貴火鏡施之火鏡之銘則可施之專文則不辭遂之本訓爲亡爲道引伸爲往爲進轉注爲成爲生叚借爲檖爲鐩爲燧燧之本訓

爲守烽火之亭均無火盛之義漢儒說經碻守
師說執事宗法漢儒果何所本乎竊爲易林之
陽遂當作生長遂成解漢書郊祀歌青陽開動
根荄以遂此二語當是易林確解言人之遇時
而功成名遂如物遇春陽而遂生也移之專文
亦尚可通若以爲取火之陽鐩解易林已覺辭
費釋專文則斷不可通陽鐩之正字爲鐩說文
鐩昜鐩也从金隊聲經傳多以遂燧爲之與守
烽火亭之𤏶迥別阮氏校勘記謂作燧作隧皆
𤏶之誤竟以𤏶爲陽遂之正字不知說文有鐩

字矣謬甚執事尚引以爲證無乃怵於故大學士之尊貴而曲從之歟君子是墓專出土祇存其半下端有莫作二字其爲莫氏墓專明甚莫氏爲長興巨族近出漢晉各專爲莫氏作者甚多鄙著所謂缺姓者乃殘缺之缺非闕疑之闕不然君亦姓也何不釋爲君姓字乎是乎弟非敢護前說亦欲商量邃密耳所要漢專拓本有不甚可靠者有新得而專錄所未載者今拓奉數紙乞察入馬氏殿當乃陝西新出土執事能爲考其源流否附上秋室集兩册勿再誤爲辛

卣所贈幸甚

與宗湘文太守書

湘翁大公祖左右前拜手書敬悉石林奏議不但見於書錄解題宋史志亦著於錄弟一時失檢非蒙執事指教將貽笑千古矣現已囑手民挖改巖下放言敝藏抄本亦尚精善毋庸求借尊藏周禮未敢肊斷周易本義會見明正統本已與程傳合而爲一鄴架所儲非元卽宋可知華山碑爲天下第一本弟何敢問鼎粥叩姑妄言之弟姑妄應之想執事亦未肯割愛也傳寶

主人乃沒字碑其百無一真固宜書畫題跋鑒
自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書史會要稱張芸叟
雖南遷流離每所經從聞有名跡必爲題評宣
和諸藏多經蔡京蔡卞米元章審定題記紹興
諸藏多經米友仁審定題記蓋時代旣遠作僞
日多必有題跋印記乃見流傳有緒耳然僅憑
題跋印記亦不足破作僞者之伎倆尚須證以
羣書玩其氣息庶幾十失二三耳質之卓見以
爲何如從前賞鑒名家未必深於學問故書畫
諸錄諸書可備檢而不可盡信十令之中丞竹

垞所稱鑒別之精能辨毫髮者也所著書畫彙考極爲時下所重一經參攷疵謬百出如所收文衡山紙本關山積雪卷有吳匏菴唐六如兩跋衡山題云余在京師友人持郭河陽關山積雪卷出示今二十餘年矣輒洗筆摹一過案衡山行狀以嘉靖癸未貢成均始入都實嘉靖三年時年五十三謝事二十餘年當爲嘉靖二十五六年年已七十五六矣六如卒於嘉靖四年匏菴卒於宏治四年安得見此卷而爲之題跋平可爲噴飯江村消夏錄之謬提要已詳言之

其他更無論矣執事以爲然否吳門之游失之交臂十年積想我勞如何傳聞名園新創精美幽深無如老母倚閭出門不能過久遙想光儀可望而不可卽耳此邦民生日蹙風氣日壞與十餘年前竟如隔世弟與縵翁久不與聞公事昔常以文弱譏楊豈知一蟹不如一蟹或庸懦而濟以貪鄙或貪鄙而僞託道學奇奇怪怪無所不有想執事聞之亦當爲蹙額也

與繆筱山太史書

筱山尊兄閣下頃奉惠函敬悉溫鐵華魏書地

形志原稿𨚫在弟處惟斜行旁上甚不易鈔將來閣下南旋再行奉上嘉道間湖人學問當推許周生嚴九能張秋水楊秋室許新田沈落帆諸公嚴鐵橋僅有校釋之能未得旁通曲證蓋第二流也即如所輯全上古三代六朝文以百三名家集梅氏文紀爲藍本增益無多而以洪筠軒經典集林及從羣書治要中輯出各種附益之餘無所得沈氏述祖德僞碑亦不能辨其腹笥之陋可知而耳食者流竟以此書爲絕業極可笑也

儀顧堂集卷四終